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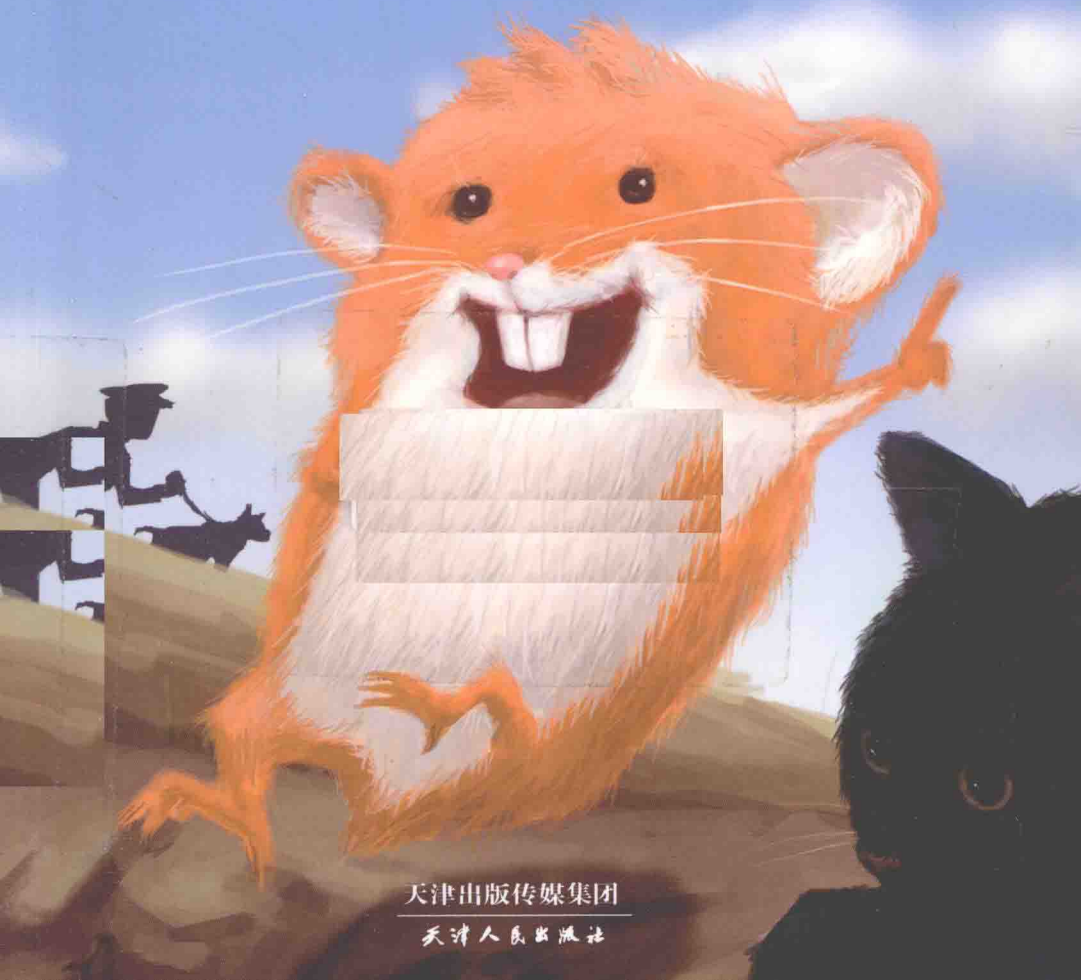
黄金鼠传奇 3

# 天降英雄\*

[德] 黛特洛夫·瑞切 / 著

[美] 乔伊·赛普达 / 绘

杜峰峰 / 译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黄金鼠传奇 3

# 天降英雄

[德] 黛特洛夫·瑞切 / 著

[美] 乔伊·赛普达 / 绘

杜峰峰 / 译

救命!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降英雄 / (德) 瑞切著 ; (美) 赛普达绘 ; 杜峰译. --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4.4

(黄金鼠传奇)

ISBN 978-7-201-08603-3

I. ①天… II. ①瑞… ②赛… ③杜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1792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2-2013-286 号

Freddy – Ein Hamster greift ein by Dietlof Reiche

© 2000 Beltz Verlag, Weinheim und Basel Programm Anrich, Weinheim

版权代理: 北京华德星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本书简体中文版权由北京天域北斗图书有限公司取得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!

##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黄沛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邮箱: [tjrmcbs@126.com](mailto:tjrmcbs@126.com)

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32 开本 7.5 印张

字数: 56 千字 印数: 8000

定价: 26.00 元

# 第一章

中午十二点，一阵惊叫传来。

其实，我并不想强调当时正好是十二点，一秒不差。虽然我们黄金仓鼠的时间感相当精准，但我当时正在睡梦中。众所周知，正如生物老师所说，我们仓鼠是夜猫子。大白天不是我们最活跃的时候。

我蜷缩在小窝里，做着美梦。至于我梦见了什么，一点儿也不重要（好吧，我梦见一条最美味、最可口的面包虫，蜷曲在我的梦中。这条面包虫硕大肥美，胖乎乎的像一只蛹）。

我在柔软舒适的小窝里正做着香甜的美梦，惊叫声突然进入了我的梦乡。

“救命啊！有仓鼠杀手！就在我的洞穴前！”

## 救命！”

我猛地站起来，全身的毛直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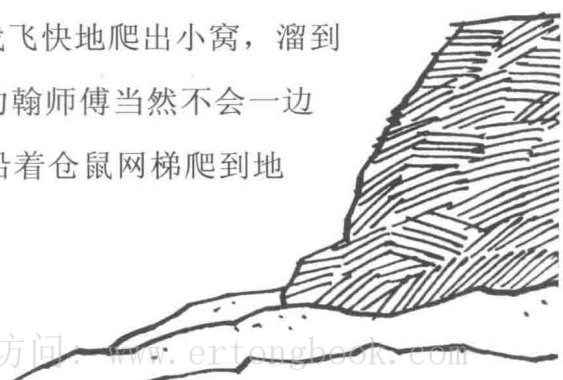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切，在一眨眼的工夫里都发生了。要知道，我们仓鼠的应激神经是整个动物界最有效的。

我写这些并不是为了炫耀，而是为了说明，睡觉时，我的大脑如何原原本本地记录下了闯入我耳朵的声音。

闯入我的耳朵？

我并不是听到了惊叫声！那叫声使用的是动物语言！有动物在求救，用的是动物间的交流方式——那是一种心电感应语言，所有的哺乳动物都会这门语言（人类除外）。

那么，肯定不止我听到了惊叫声，家里所有的动物都应该听到了。威廉爵士、恩里克和卡罗索一定也像我一样警觉起来了。我飞快地爬出小窝，溜到笼子门口。门还开着（约翰师傅当然不会一边睡觉一边关笼子），我沿着仓鼠网梯爬到地



板上（我的家安在约翰师傅的书架上）。

我飞奔到隔壁房间。

威廉爵士是你能想到的最黑、最强大的公猫。它躺在猫窝里，睡得很深沉、很踏实。它听见惊叫声了吗？是不是醒了又睡过去了？

“威廉爵士？”

它没有反应。

“威廉爵士！”

还是没反应。

**“威廉爵士……”**

“拜托，好弗莱迪，别大喊大叫。”威廉爵士打了个哈欠，顺势露出了巨大锋利的猫齿。我这样一只小仓鼠，看到它的牙齿总会不舒服。尽管我确信，像



威廉爵士这样一只只有教养的公猫，不会真正用它的牙齿来对付我。

“我不得不叫醒你，”我说，“因为我……”

“我没睡。”威廉爵士打量着我，眼睛绿得出奇，“闭着眼睛不代表我睡着了。”

没错。闭着眼也可能表示，它老人家正在深入地思考世界局势——它的贵族风范告诉我的。不过，我一个字都不信。我承认，威廉爵士是一只品格上无可指摘的有教养的公猫，这一点它自己也知道。然而，深入思考，也就是说进行有逻辑的思考后，会得出新的结论——它要是擅长思考，那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就擅长在袋子里跳着跑喽。（另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所公寓里的动物当中，真正敏锐的思想家只有一个。）

当然，我没对威廉爵士说这些。它认为自己完美无缺，谁想要大声质疑它，至少也得比它老人家的嘴巴大点儿——我是说体型。

“威廉爵士，”我说，“我刚才听见有人在尖叫，是用动物语言，叫得很急促。有动物遇到了危险

在呼救。我想你应该也听到了吧。”

威廉爵士看着我。“弗莱迪，真是这样的话——我还会躺在被窝里安安静静地思考吗？”

不会，伟大的爵士。事实上，您正在忙着呼呼大睡呢。

威廉爵士温和地笑笑。“我猜，好伙计，你是在做梦吧。”它闭上眼睛，然后又睁开，“有动物在求救？那它究竟喊了什么呢？”

告诉它以后，我后悔得想扇自己两耳光。威廉爵士会有什么反应，太明显不过了。

“仓鼠杀手？”威廉爵士点点头，“典型的黄金仓鼠噩梦。是你睡前吃得太多了吧。假如允许我给点儿建议的话，我建议你只吃一点儿绿色蔬果，别吃谷物，更要绝对不吃面包虫。”它打了个哈欠，“现在，好伙计，让我继续思考世界局势吧。”它眼睛一闭，直接睡着了。

好吧。威廉爵士是因为睡觉没听见呼救声。也许，惊叫声真是我梦见的事儿？无论如何，我现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，紧张得像数学老师准备当场逮住作

弊的学生一样。可是我真的听到了惊叫声呀。要消除所有的疑虑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——只需要去问问恩里克和卡罗索。荷兰猪跟猫和仓鼠不同，中午会很活跃。它们俩肯定听到了呼救声。

可是，这件事的棘手之处在于，我跟它们俩的关系并不是很好。为什么？我就谨慎地描述一下吧——恩里克和卡罗索是荷兰猪里最粗鲁最厚颜无耻的品种，别的我也不想多说了。

实际上，它们俩对我毫无尊敬可言。我可不是什么随便一只受欢迎的仓鼠，而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会读写的黄金仓鼠。即便是这样，这两只荷兰猪还是不断地挑战我的底线！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

你们可以自行想象一下。我不仅仅会读写，还是一位堂堂的大作家。我已经写了两部作品，亲自在约翰师傅的电脑上写的。而这两只嬉皮笑脸的荷兰猪却总是拿我开涮。好了，好了。冷静，弗莱迪。总之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决不跟它们俩说话。

然而，有动物在求救。一只仓鼠遇

# 到了危险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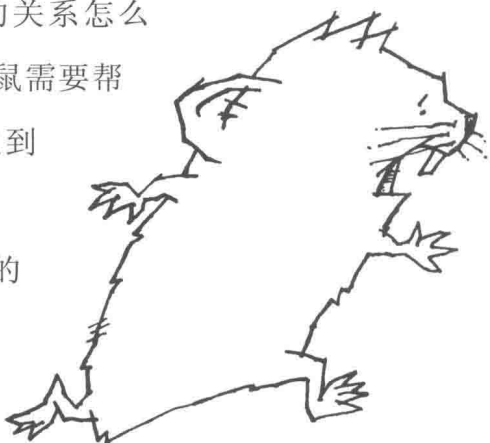
有杀手在追杀它。某个动物不

能坐视不管！某个动物要先确定，叫声从哪里来。首先某个动物要——某个动物？当然就是我！我不能袖手旁观！

可是，我需要证据。这个我会想办法搞到。

不管我跟恩里克和卡罗索的关系怎么样，要确定是不是有一只仓鼠需要帮助，就只能靠它们了！我跑到荷兰猪的笼子前。

它们俩并排蹲坐在门口的褥草上，门敞开着。卡罗索一身黑白短毛，是一只又高又胖的荷兰猪。而



矮小的恩里克，长了一身红白长毛，瘦骨嶙峋。它们看着我，似乎正等着我。

“你们好。”我勉强地冷冷地说道，铁了心不给它们俩一点儿拿我开涮的机会。

“你们肯定知道我为什么来。”

它们俩相互看看，然后，卡罗索摇摇头，“我们不知道。”

恩里克还补充道：“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。”

很好。它们俩现在跟我装傻，是为了等会儿好嘲笑我。我不会让它们得逞的。冷静的仓鼠弗莱迪绝对不会让它们得逞。“好吧，”我说，“我这么问吧：在刚过去的半个钟头里，你们俩醒着，对吗？”

它们俩点点头。

“那么，你们听到了什么不同寻常的声音吗？”

“不同寻常的？”恩里克摇摇头，“没，没有。”

“抱歉，弗莱迪。”卡罗索遗憾地抬了抬爪子。

“我们刚才在排练歌曲。可能就因为这样，我们什么也没听到。”

这倒是有可能。惊恐的呼救声碰上它们恐怖的歌声，一点儿机会也没有，哪怕用的是动物语言。

“我们该听到些什么呢？”恩里克说，“我是说，假如我们真的听到了什么的话？”

“是……”我这个笨蛋！只有我听到了尖叫声，但我不能告诉它们，否则又是一个嘲笑我的好素材。

至少，它们可以用这件事编一首讽刺歌曲，例如：

“弗莱迪先生的耳朵好敏感，甚至连鬼叫都听得见……”不，小伙子们，我不会让你们得逞。

它们俩满怀期待地看着我。现在，我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地想个办法，冷静地结束这件事情。

正当我还在考虑，求救声又响起了：

“救命！有仓鼠杀手！就在我的洞穴前！救命！”

我又像第一次听到这尖叫声一样，跳起来，挺直身子，浑身的毛直竖。**我进入了最**

**高级别的戒备状态。**

恩里克和卡罗索呢？

我盯着它们俩。

它们出奇的平静，坐在褥草上。

恩里克和卡罗索坐着，表情跟刚才一样，似乎压根就没听见刚刚传来的恐怖呼救。

“那——那，”我结结巴巴地说，“你们没听到吗？”

它们俩继续看着我，不说话。

就在我渐渐觉察出什么的时候，恩里克和卡罗索突然爆笑起来，爆发出尖锐的、恐怖的笑声，笑得东倒西歪，四脚朝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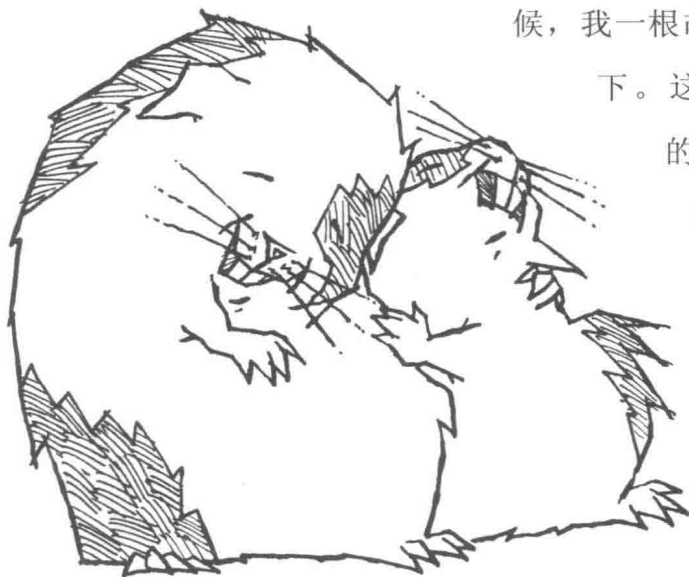
“太棒了，卡罗索！”恩里克尖叫着，“真是棒极了！”

“冷静的仓鼠弗莱迪！”卡罗索叫道，“你看到了吗，我们是怎么让它迅速戒备起来的？”

“它的毛！”恩里克喊着，“突然就竖起来了，好像充了电！”

我非常的平静，我是说出奇的平静。实际上，就在我盘算着怎么对付它们俩的时候，我一根胡子都没抖一

下。这真是自可恶的恶作剧发明之后最可恶的一次恶作剧（说不准是



什么时候发明的，也许是亲爱的上帝创造荷兰猪的时候）。仓鼠充满绝望的尖叫被它们拿来当成嘲笑我的素材。等一下！仓鼠的尖叫？哈！那绝对不是仓鼠的尖叫，当然，第一声尖叫也是卡罗索发出来的！

好吧，小伙子们。我已经给你们下了判决书，对你们的所作所为最恰当的惩罚就是——**把你们**

**撂倒两次。**

现在，恩里克和卡罗索的爆笑停止了。它们站在褥草上，好奇地打量着我，而我则做出一副友好无害的表情。

忽然，我闪电般地跳起来，鼓起腮帮子，龇牙咧嘴地发出了怒吼。

恩里克和卡罗索摔倒了。它们被吓得四脚朝天倒下，“扑通”一声躺在了笼子里。

我每次都能得手。其实它们俩知道我会怎么对付它们，可它们每次都忘。也许，荷兰猪的记忆存储系统里无法记录下我们仓鼠的这一招。它们的大脑对

于如何应对这件事情毫无办法。因此，它们俩被结实实地吓了个四脚朝天。很好。不那么好的是，每次我撂倒了恩里克和卡罗索，威廉爵士都觉得我胜之不武。假如威廉爵士不喜欢某件事，我作为一只小仓鼠还是收手吧。

正当恩里克和卡罗索气喘吁吁，唉声叹气地挣扎着爬起的时候，我听到有人说：“弗莱迪，你可以过来一下吗？”威廉爵士来了。显然，我是如何撂倒它们的，威廉爵士都看在了眼里。接下来，威廉爵士少不了要批评教育我一番。

不过，这次是恩里克和卡罗索太过分了，要是我告诉威廉爵士它们俩的恶作剧是多么可恶，那么它……

“救命！救命！仓鼠杀……啊啊啊啊啊……”

## 第二章

我根本无法控制自己。我再一次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。而这一次，我的每一根毛发都真真切切地竖了起来，看起来肯定像一个极度惊恐的仓鼠球。卡罗索真是很擅长这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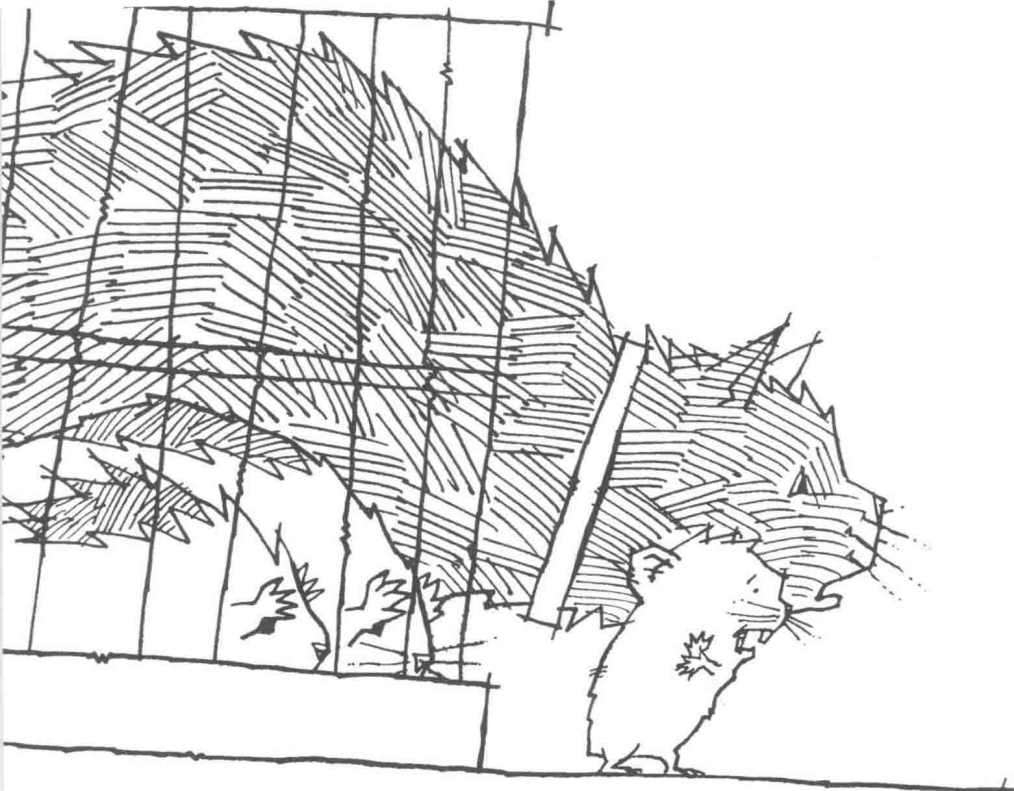
威廉爵士站在我身旁，睁大了眼睛，全身的毛也都竖了起来，就好像它把爪子伸进了高压达到五千伏特<sup>[1]</sup>的电力装置里。这下子，它老人家总该对恩里克和卡罗索进行一次深入的批评教育了吧。

我看了看恩里克和卡罗索。

**可是——究竟是怎么回事？！**

---

[1] 伏特：电压单位。五千伏特是很高的电压，人或动物一触即会身亡。



恩里克和卡罗索趴着，趴在褥草上，像被  
摁扁了的比目鱼，牙齿在上下打架。它们的牙  
齿不停地打着寒战，听起来就像是冰雹砸在  
窗户上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。

“这——这——这太可怕了。”恩里克吱  
吱叫着。